

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

水浒与中国社会

西游记与中国政治

萨孟武 著

旧籍新刊

蔡尚思题



岳麓书社

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

水静庵主人著

西游记与四川政治

旧籍新刊

蔡尚思題



岳麓书局

责任编辑 丁双平

封面设计 胡 颖

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
水浒与中国社会
西游记与中国政治

萨孟武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长沙市宏发印刷厂印刷

199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13.625

字数:340,000 印数:1—3,000

ISBN7-80520-880-8
G·115 定价:17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

社址: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:410006

出版说明

早在八十年代中期，我社刊行了萨孟武先生的《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》、《水浒与中国社会》，这种他戏称为“姨太太面孔式”的小书，与一般板起面孔的“正规”社会学著作不同，很快就博得普通读者的青睐。一时洛阳纸贵，供不应求。应广大读者的要求，此次补入《西游记与中国政治》，与前两书结集出版。

萨孟武，1897年生，福建福州人，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，历任中山大学、台湾大学等院校教授，系著名的社会政治学家。本书从人人都感兴趣的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游记》故事谈起，虽征引了不少典籍，但叙述和论理都能平易近人、深入浅出。如对《红楼梦》“不作无意义的考证，更不注重版本的异同”，而是运用他所擅长的社会科学方法，将《红楼梦》所展示的大家庭制度的种种流弊、家庭内的女权、官场恶习、吏胥舞弊、清客的趋炎附势、妾的地位、奴才的种类及其等级、贾府的浪费及其子弟的堕落、凤姐的专权等具体事例，分类相连，用事实来分析和

研究中国旧的社会意识、社会风气和风俗习惯。不仅能加深我们对《红楼梦》中人和事的理解,而且能使我们透过他那诙谐轻快的笔调,认识到中国旧家庭的深刻内容。与其说本书是一部优秀的“红学”、“水浒学”、“西游学”著作,不如说它是一部深刻的社会学著作。

在本书的编辑出版过程中,按我社旧籍重刊的原则,除对原书明显的错讹之处作了订正修改外,一仍其旧。书中注明的回数和页码,为了保持其统一和美观,仍未采用阿拉伯数字,我们在此特地说明。本书的错误疏漏之处,祈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者 1998年8月10日

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

目 录

自序.....	(1)
一 缘引.....	(3)
二 大家庭制度的流弊	(12)
三 贾府的奢靡生活	(20)
四 贾府子弟的堕落	(29)
五 贾母在贾府中的地位	(37)
六 宝玉的变态心理及其激烈思想	(48)
七 凤姐的专权及其末路	(64)
八 贾家的姻戚	(77)
九 宝玉与其三位表姊妹	(85)
十 假清高的妙玉	(91)
十一 由赵姨娘说到《红楼梦》中妾的地位	(97)
十二 贾府的奴才.....	(103)
十三 荣府的清客及女清客刘老老.....	(111)
十四 探春的改革.....	(117)
十五 《红楼梦》记事不忘吃饭.....	(123)

十六	《红楼梦》所描写的官场现象·····	(131)
十七	色与空、宝玉的意淫及其出家·····	(140)
十八	紫鹃的修行与袭人的出嫁·····	(147)

(1)	·····	自
(3)	·····	一
(13)	·····	二
(50)	·····	三
(55)	·····	四
(77)	·····	五
(84)	·····	六
(94)	·····	七
(77)	·····	八
(82)	·····	九
(91)	·····	十
(92)	·····	十一
(103)	·····	十二
(111)	·····	十三
(112)	·····	十四
(123)	·····	十五

自序

三民书局刘振强先生要我写一本有关《三国演义》的书，我把《三国演义》看了之后，只拟定第一节标题：“孰是正统”，写了之后，细读一遍，认为太过学究的，就放弃不写。

许多读者都希望我写《红楼梦》。《水浒传与社会》、《西游记与政治》都已出版了。现在《红楼梦》与什么？想来想去，约有十数年之久，忽然想起“家庭”。于是就决定写《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》，以与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合为三部“小”著作。一写社会，一写政治，一写家庭，刚刚好。

我写此书与写《中国社会政治史》的方法相同，初则把《红楼梦》看了又看，看书中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讨论。先决定每节的标题；次将书中所述，细分门类，归纳于每节之中；而后还是先起稿，次抄正。抄好了，再看一遍，将重复的删去，忽略的加入。虽然缺点甚多，但我主观上尚觉满意。

我是学习社会科学尤其公法学的。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是将小说看做社会意识的表现。因之，研究方法与研究文学的绝不相同，不作无意义的考证，更不注重版本的异同，去检查那些不重

要的字，这一版本是啥，另一版本是啥。但过去学者如王梦阮、沈瓶庵（索隐）、蔡元培（索隐）、胡适之（考证）诸位先生的考证，均于本小著中适当之处，稍加批评。只唯钱静方先生的《红楼梦考》，因为我不大知道明珠及纳兰成德的历史，故不敢乱加评语。以上诸种考证，虽然过去都看过了，兹所根据者，乃饶彬先生关于上文四种考证所作的简单介绍。饶彬先生的文章载在三民书局出版的《红楼梦》书中。

本书引用《红楼梦》中一段故事，或一句、数句的文字，均注明三民版哪一回哪一页，以便读者作更有价值的研究。

1977年4月2日于狂狷斋

一 缘 引

“满纸荒唐言”，又对荒唐作文章，固然只是游戏笔墨，而却不能陶情适性。看官，笔者有自知之明，绝非贤哲之士，只是狂狷之徒。年应常珍而杖于朝，顾乃不识时宜，不作长铗之歌，不知地癖之利；且也，才非应期，器不绝伦，出不能安上治民、草随风偃，入不能挥毫属笔、衔玉求售。其未曾绝粮于陈蔡，不能不感谢当涂的眷顾。闲话少说，言归正传。

作者自幼就爱看小说。在古典小说之中，作者认为写得最好的共有三部：《红楼梦》第一，《西游记》第二，《水浒传》第三。《红楼梦》何以列为第一，待后再说，现在先谈《西游记》。

《西游记》也许有人认为谈神说怪，文学上毫无价值。余虽未曾研究文学，而看过文学之书并不少。《西游记》能够流传那样的久，那样的广，绝不是因为读者爱听鬼怪之事，《西游记》所描写的妖怪，各有各的法力，毫不重复，而其目标均集中于要食唐僧的肉。要食唐僧的肉是《西游记》的统一性。妖怪各显神通，无一雷同，是《西游记》的变化性。案吾人心理无不要求统一，即对于继续发生的现象，希望有一个中心观念，把各种现象统一起来。统一不是单调，单调是“类似”继续不已的现象，可令吾人发生厌倦，而引起不快的感情。世上多数现象都不是由单一部分构成，而是由各种不同的部分结合而成。部分愈类似，统一愈显明，故单就统一言之，“类似”确能适合吾人的心理。但

是吾人心理除要求统一之外，又希望“变化”。“类似”只能满足吾人心理所要求的统一观念，同时却侵害了吾人心理所希望的变化观念。“类似”反覆不已，部分将减少其印象力。部分的印象力既已减少，则部分所构成的整体亦必随之丧失印象力。故要保持现象整体的印象力，必须部分有复杂的变化。

一切情绪无不要求刺激之有变化。吾人听了一种音乐，倘令尽是低音，必定感觉沉闷，而发生沮丧的情绪。其声若有变化，由低而高，吾人的情绪虽然随之兴奋，而发生快感。但高音继续太久，吾人的情绪又觉燥急，而回归到不愉快的心境。《西游记》写到妖怪捉住唐僧及其徒弟，快要烹食之时，读者的心情不禁为之紧张，随着发生的竟是猪八戒的诙谐言辞，吾人心理突然轻松，往往捧腹大笑。这是《西游记》成功之处。读者只以神怪的心情去看，必谓《西游记》不登大雅之堂，要是以文学的眼光去读，必感觉《西游记》是一部幽默的著作。吾国任何文学均缺乏幽默感。《史记》的《滑稽列传》，不是幽默，只是讽刺。讽刺可令听者矫正其过失，也可以引起听者的反感。幽默不问言者之情绪为何，听者必为之绝倒，而解除心情的紧张或郁悒。猪八戒吃了人参果，而竟问行者、沙僧“什么味道”，这已经脍炙人口，而成为一种俗语。唐僧四众行至平顶山莲花洞，遇到金角大王及银角大王二妖怪，行者令八戒巡山，八戒见山凹里一弯红草坡，便一头钻得进去，轂轳的睡下。那知孙行者变了啄木鸟把他弄醒。八戒找路又走入深山，见山凹中有四四方方三块青石头。呆子对石头唱个大喏，“原来那呆子把石头当作唐僧、沙僧、行者三人，朝着他演习呢。他道：我这回去，见了师父，若问有妖怪，就说有妖怪。他问甚么山，我若说是泥捏的，土做的，锡打的，铜铸的，面蒸的，纸糊的，笔画的，他们见说我呆呢，若讲这话，一发说呆了。我只说是石头山。他问甚么洞，也只说是石

头洞。他问甚么门，却说是钉钉的铁叶门。他问里边有多远，只说入内有三层。十分再搜寻，问门上钉子多少，只说老猪心忙记不真。此间编造停当，哄那弼马温去。”下面所写，尤其幽默，我不欲再引原文了（第三十二回）。“那怪将八戒拿进洞里，老魔说，兄弟，错拿了，这个和尚没用。八戒就绰经说道，大王，没用的和尚，放他出去吧。二魔道，哥哥，不要放，他叫做猪八戒，把他且浸在后边净水池中，浸退了毛衣，使盐腌着，晒干了，等天阴下酒。八戒听言道，蹭蹬啊，撞着个贩腌腊的妖怪了”（第三十三回）。“老魔叫小妖把猪八戒解下来，蒸得稀烂，等我吃饱了，再去拿孙行者报仇。旁有一小妖道，大王，猪八戒不好蒸。八戒道，阿弥陀佛，是那位哥哥积阴德的，果是不好蒸。又有一个妖道：将他皮剥了，就好蒸。八戒慌了道，好蒸，好蒸，皮骨虽然粗糙，汤滚就烂，樵户！樵户！”（第三十五回）。老魔一口吞了孙行者，“谗得那呆子埋怨道：这个弼马温不识进退。那怪来吃你，你如何不走，反去迎他。这一口吞在肚中，今日还是和尚，明日就是个大恭也”（第七十五回）。“二怪说，猪八戒不好蒸。八戒欢喜道，阿弥陀佛，是那个积阴德的，说我不好蒸。三怪道，不好蒸，剥了皮蒸。八戒慌了，厉声喊道，不要剥皮，粗自粗，汤响就烂了。老怪道，不好蒸的，安在底下一格。行者笑道，八戒莫怕，大凡蒸东西，都从上边起。不好蒸的，安在上头一格，多烧把火，圆了气，就好了。若安在底下，一住了气，就烧半年也是不得气上的。八戒道，哥啊，依你说，就活活的弄杀人了。他打紧见不上气，抬开了，把我翻转过来，再烧起火，弄得我两边俱熟，中间不夹生了。”（第七十七回）

猪八戒的幽默，只看上文所举数例，就可知道。然此不过数例而已，并非猪八戒的幽默全部。现今文人常把幽默与讽刺混为一谈。《史记》（卷一百二十六）所举淳于髡等三人之言多系“反

语”(irony)，而寓讥诮或讽刺(sa-tire)之意，不宜视为幽默(humour)。《汉书》(卷六十五)《东方朔传》，他若不遇汉武帝，而遇明太祖，其挑拨朱儒，必判为造谣生事；其拔剑割肉，必受到扰乱朝仪之罚。在吾国，知道幽默的似只有吴承恩所描写的猪八戒一人。读者要研究幽默文学，可买一部《西游记》，细心的看。若不知幽默的本质，误把讽刺作为幽默，听者将斥你尖刻。

次谈《水浒传》，“迫上梁山”是《水浒传》的统一性，但是真正迫上梁山的，似只有林冲及武松两人。其他好汉或自愿落草，或为梁山所迫。故其统一性不甚显明。至其变化性并不比《西游记》为弱。同杀虎也，武松打虎(第二十二回)与李逵之杀四虎(第四十二回)，写得完全不同；同是淫妇通奸，王婆之说十分光(第二十四回)与石秀瞧到十分(第四十四回)，亦是两样写法。武松亲自杀死淫妇奸夫与石秀怂恿杨雄杀死奸夫淫妇，毫不雷同；两次劫法场，其救出宋江(第三十九回)与救出卢俊义(第六十一回)，写法并不一样。同一事件，写法均有变化，所以吾人读之，不觉厌倦。案梁山泊好汉共有一百零八人，施耐庵写林冲，写鲁智深，写武松，写李逵，均费了笔墨不少，又写得有声有色。苟一一均用这个方法去写，单单三十六天煞星，文字就要增加十馀倍，而且免不了许多重复。所以写到最后，纵是重要人物，也只能草草了之。卢俊义在梁山泊之上，位坐第二把交椅，观《水浒传》所述，他不但不是豪杰之士，而且非草莽英雄。吴用下山卖卦，谓卢俊义有百日血光之灾，应出去东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。燕青尚知“倒敢是梁山泊歹人假装做阴阳人来煽惑主人。”卢俊义“自送吴用出门之后，每日傍晚，便立在厅前，独自个看着天，忽忽不乐；亦有时自言自语，正不知什么意思”，这哪里是英豪的气概。虽然快到梁山泊之时，取出箱内四面白绢旗，写下四句打油诗，表示他“特地要来捉宋江这厮”，又准备

下一袋熟麻索，要缚梁山草寇，“解上京师，请功受赏”（第六十回）。以一人之力何能战胜群雄，这未免太过自负了。大凡太过自负的人，往往不能知彼知己，而至失败。既为张顺所擒，送上梁山，宋江用软功方法，留住卢俊义约有两个多月，才放他下山。卢俊义回到北京，燕青告诉，“娘子旧日和李固原有私情，主人回去，必遭毒手。”卢俊义竟然大怒，喝道：“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，你这厮休来放屁”（第六十一回），其不明是非也如此。只因家巨富，是“河北三绝”、“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”（第五十九回），故落草之后，就坐第二把交椅，而为梁山泊的副领袖。

坐第五把交椅，位在林冲之上的关胜，施耐庵似要把他写成一位杰出的人才。他在兵马控惚之际，“点灯看书”（第六十三回），从容不迫，大有儒将之风。可惜施耐庵江郎才尽，不能再写下去了。关胜献围魏救赵之计（第六十二回），甚合于用兵之道。但吴用处处放哨，以侦察敌人的动静。关胜只知直趋梁山，攻其巢穴，而未防吴用之撤兵反攻。吾人于《水浒传》中所看到的，只是他“低低说了一句”，就活捉了张横，再“低低说了一句”，又活捉了阮小七（第六十三回）。写来写去，看不出他有过人之才。及听宋江之言，又听阮小七之语，竟然“当晚坐卧不安，走出中军看月，寒色满天，霜华遍地，不禁嗟叹不已”（第六十三回）。关胜此时已经心动了。及至呼延灼诈降，告以宋江专以忠义为主，素存归顺之心。关胜毫不思索，“请入帐中，置酒相待”，“掀髯饮酒，拍膝嗟叹”。卒为梁山泊所捉，又受宋江甘言所惑，终至说道，“人称忠义宋公明，果然有之。人生世上，君知我报君，友知我报友。今日既已心动，愿住部下为一小卒”（第六十三回）。关胜也落草了。《水浒传》一书乃描写北宋末年之事，荒君（徽宗）在位，奸臣（蔡京）当国。外患内乱接踵而来。而朝廷上下毫无振作之意，宋虽不亡于内贼，亦必亡于外寇。最

后卢俊义一梦，一百零八条好汉，一齐处斩（第七十回）。善哉严复之言：“孟子曰孔子作春秋，而乱臣贼子惧。虽然春秋成，乱臣贼子未尝惧也……必逮赵宋，而道学兴，自兹以还，乱臣贼子乃真惧也。然而由是中国之亡也，多亡于外国。何则？非其乱臣贼子故也。”（《法意》第五卷第十四章，复案）

现在试谈《红楼梦》吧！自《红楼梦》问世以来，即脍炙人口，虽然时代不同，习俗已变，至今尚有极多读者。读者不但读之而已，且有许多文人学士加以研究。其所以有此身价，并非偶然。盖是书在古典小说之中有三大特质，而非一般小说所能比肩齐声。

一是古典小说大率是描写历史上的故事或人物，如《三国演义》描写三国时代的历史，《说岳》是描写岳飞之精忠报国，不过中间加以许多虚构之事，以引起读者的兴趣。其全部虚构的，亦必假托历史上一个事件。例如《封神榜》描写武王伐纣，《西游记》描写唐僧取经。虽然两书内容与历史大大不同，但武王伐纣，唐僧取经并非杜撰。反之，《红楼梦》乃从空描写一个富贵人家的日常生活，而不假托古人古事。固然有人以为《红楼梦》乃作者曹雪芹之自叙，我们以为任何作者对其所写小说，多少必参以自己的经历，而小说比其自己经历不免过甚其辞。若必以小说之所述就是他的自传，未免太过武断。难怪某一位小说家谓：法国的左拉一定是个交际花，不然，他怎能写出《酒店》和《娜娜》，吾国的吴承恩必是猴子变的，否则写不出一部《西游记》。此言虽谑，亦足以提醒许多考证家的迷梦。但《红楼梦》作者既自言“真事隐去”（甄士隐）、“假语村言”（贾雨村），则是书未必毫无暗示。其暗示为何，余不欲多谈。

二是古典小说均描写大事，如《东周列国志》是写春秋时代的大事，《三国演义》是写三国的战争及其兴亡。《红楼梦》所写

的只是一家琐屑微末之事，如顽童大闹书房（第九回）、丫头互相调弄（第三十七回）、吃螃蟹（第三十八回），开夜宴（第六十三回），说骨牌词（第四十回），刘老老凑趣儿（第四十回），诸如此类均写得极其细腻，吾人读之，不觉厌烦，只觉得津津有味。此非大手笔曷能写到。我所认为奇怪的，吾未见十二金钗之读书，而其推敲诗词，竟是锦心绣口，也许是她们聪明绝顶，也许是作者疏忽之处。但她们所作诗词并非无病而呻，如香草笺之类，而是暗示她们的后运。即非如作者之言：“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开口文君，闭口子建，千部一腔，千人一面，且终不能不涉淫滥。在作者不过要写出自己两首情诗艳赋来，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姓名，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，如戏中的小丑一样”，古典言情小说确实如此。

三是《红楼梦》虽是言情小说，其他小说写到男女爱情，不问其家世如何，学识如何，无非是佳人才子一见钟情，中间必有一位梅香，代双方暗通信息，而于后花园相会。既而劳燕分飞，最后才子高中状元，衣锦还乡，与佳人缔结良缘，圆满结束。对此，贾母已有批评（第五十四回，四五七页）。《红楼梦》不落此种陈腐旧套，它虽言情而不海淫，除了贾琏与多浑虫媳妇通奸，丑态毕露（第二十一回，一一六五页）之外，不见有丝毫淫秽之辞。而且贾府由盛而衰，黛玉夭折，宝玉出家，宝钗守寡，十二金钗无不薄命，即其结局成为悲剧。在各种小说之中，悲剧最能感动观众。吾人欣赏一种对象，而承认其有“美”的价值，必能给与吾人以快感。悲剧所给与吾人的，只是苦恼，何以吾人也承认其有“美”的价值而欣赏之？盖吾人心理有一种混合感情，这个混合感情乃结合两种矛盾的感情而成，不是快感，也不是苦感，而是一种新的感情。犹如赤与黄混合起来，而成为橙黄色一样。橙黄色既不是赤，也不是黄，而是另外一种色彩。同样，快与苦的